

# 语气词“啊”的言语交际功能

張小峰\*

## <目 次>

1. 引 言
2. 带“啊”陈述句的话语结构位置及语气词“啊”的话语功能
3. 带“啊”疑问句的话语结构位置和语气词“啊”的话语功能
4. 带“啊”祈使句话语结构位置及“啊”的话语功能
5. 从感叹句再看“啊”的话语功能

## 1. 引 言

对于语气词“啊”的功能，有众多不同说法。吕叔湘认为语气词“啊”在语气上的特色是“啊”的感情作用。在陈述句中，是在普通的直陈语气上加上一层感情色彩，有时是一种申明的口气，有时是提醒或警告的意思；在祈使句中，“敦促的语气较重”。<sup>1)</sup> 朱德熙认为“啊”在是非非问句里，使疑问语气比较随便，在是非问里用“啊”，是为了验证对方的意图或已经说过的话。在陈述句和祈使句里，则带着提醒和警告的意思。<sup>2)</sup> 胡明扬认为“啊”是表情语气助词，表示说话人的感情，具体色彩随说话内容和语言环境而定。<sup>3)</sup>可见，“啊”的语气意义的弹性很大，下面，我们从言语交际的角度，考察一下“啊”在言语交际中所起的作用。

\* 中国南京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教育学院 博士

1) 吕叔湘，《中国语法要略》，商务印书馆，1982，第267页、第302页。

2) 朱德熙，《朱德熙文集第一卷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1999，第238页。

3) 胡明扬，《北京话初探》，商务印书馆，1987，第86页。

## 2. 帶“啊”陳述句的話語結構位置及語氣詞“啊”的話語功能

一個帶有語氣詞“啊”的陳述句，在話語結構中的位置有一個顯著的特點，那就是它大多處在應答話語的位置上。具體來說，有以下一些具體情況：第一，帶語氣詞“啊”的陳述句處在應答話語的起始位置上，前文一般是問句，例如：

- (1) 雷 絲：干嘛哪你这是？
- (2) 余德利：量尺寸钉箱啊！

- (1) 李东宝：她住哪儿啊现在？
- (2) 贾何必：宾馆啊，经常出入宾馆。你要是去的话，得事先打电话预约。

上面的例子中，前文是特指問，語氣詞“啊”出現在應答話語的起始位置上，並且都附着在對疑問點的回答上：“干嘛”——“量尺寸钉箱”，“住哪儿”——“宾馆”。

如果前文是是非問，那麼，語氣詞“啊”所附着的話語也一定是針對疑問內容的，例如：

- (1) 白花蛇 您的角儿都约齐啦？大哥。
- (2) 破风筝 差不多啦，就差相声。你有人没有？

- (1) 破风筝 珠子，王先生来了没有哇？
- (2) 方珍珠 来啦！来了半天啦！

但前文也有不是問句的，那麼，“啊”一定附着在應答語中和前文所強調的對象相對應的話語上，例如：

- (1) 刘书友 刚才我可听他说又要打咱们名义，搞什么演出。
- (2) 贾何必 什么演出哇，义演。这次为灾区募捐义演。

- (1) 方太太 啊——！我活了这么大的岁数，反倒变成老妈子了！
- (2) 方大风 作老妈子也不寒碜哪！如今晚儿，人人得动手作活，人人平等。

刘书友的话语的重点是“搞什么演出”，贾何必否定了刘书友的话“什么演出啊”，强调了不是一般意义的赢利演出，而是义演。第二例方太太的强调的是“反倒变成了老妈子了！”，大风的话正是针对这句话的否定“作老妈子也不寒碜哪！”

不难发现，处于应答话语起始位置的“啊”字陈述句，总是和前文强调的内容相对应。如果把“啊”附着在应答话语的其他句子上，往往会使得话语之间的连贯性受到损害，例如：

李东宝：她住哪儿啊现在？

？贾何必：宾馆，经常出入宾馆啊。你要是去的话，得事先打电话预约。

第二，如果“啊”字陈述句处在一段话的尾部，那么，这个陈述句的作用在于向听话人申明一个事实，这个陈述句的前面往往有“别忘了”“您给我想想”“留神”等提示语，例如下面各用例当中的斜体部分：

(1) 白花蛇 大姑娘 什么时候吃你的喜酒哇？

(2) 方大风 多年不见了，见面您就是这一套！

(3) 白花蛇 别忘了，大姑娘，我白老二是说相声的呀！

(1) 孟小樵 你用他的文章，姓王的怎么跟你分账？

(2) 破风筝 白给我写，不取分文。

(3) 孟小樵 哎哟！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呀！方老板，你留神吧！他不要钱，就必另有所图，留神！你可有两位姑娘啊！

也有许多用例并没有提示语，但“啊”所附着的句子或者是听话者忽略的事实，说话者特意加以申明，例如：

(1) 方太太 你是真朋友！……

(2) 王 力 可是，我每逢一劝你给珍珠个好脸儿，你就马上一撇嘴不理我啦！

或者是说话者对当前事实或理由的申明，提醒听话者注意。例如：

(1) 方珍珠 爸早！姐早！

(2) 破风筝 帮姐姐快收拾屋子，待一会儿就得有人来。这两天咱们都得开快车，好成上班子挣钱哪！

第三，“啊”字陈述句也有出现在一段话内部的，但不多，这里“啊”所附着的句子，正是说话者所强调的内容，大多带有感叹的意味。例如：

(1) 方珍珠 告诉你，外边打炮呢，不定谁死谁活，我全不怕啦！你有坏主意，尽管使去，我等着你的！

(1) 余德利 哎，你琢磨琢磨啊，不到俩月工夫儿，咱国家一半儿的省份成水乡了。灾区人民等着钱重建家园呀，哎呦一宿我没睡着觉，就琢磨出这么一个主意来。

带有“啊”的陈述句大多出现在应答话语中，并且所附着的话语正是说话者所要提醒听话者注意的内容，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认为，这和言语交际的性质关系密切。首先，言语交际的过程当中，说话者有意识地明示自己话语的重点，以便听话者付出较少的努力，就能抓住说话人传递的信息要点，以及信息要点和之间的关系，这样，就能使言语交际准确而高效地进行。其二，应答话语的信息量往往大于引发语的信息量。正如一句话中，话题往往是旧信息，而述题往往是新信息一样，引发话语谈论的一般是旧信息，目的是为了求取新信息，而应答话语是为了满足对方对信息的要求，因而多为新信息。当一个应答话语中的话语数量较多，听话者有可能难以准确把握说话者的信息要点时，说话者自然就会有意识地标出想要传达的重要信息。例如：

向三元 (立起来) 看看姑娘们去！（要往外走）

破风筝 (压住怒气，拦住向) 您坐着不舒服，我给您换把椅子！（扶向坐下）  
对不起呀！屋里没有沙发！

这个例句当中，破风筝所谓的“给您换把椅子”并不是因为向三元真的坐着不舒服，而是阻挡向三元无耻行为的借口。接下来的“对不起呀，屋里没有沙发！”这句话，是破风筝迫于不敢得罪向三元的掩饰之语，意在向向三元道歉，因此，“呀”只能加在“对不起”后面，“屋里没有沙发”是解释性的言语。这句话不能说成“对不起，屋里没有沙发呀！”，如果这样说，这句话的重点转化为“屋里没有沙发”，谈话的重点成为有无沙发的问题，给人的感觉是向三元要求坐沙发，事实并非如此。再如下例：

(1) A孟小樵：在昆明，重庆，你们没有买两个小孩儿呀？

方太太：（摇头）没有！

孟小樵：为什么呢？兵荒马乱的时候，孩子们便宜呀！

孟小樵的第二句话，不能说成“兵荒马乱的时候哇，孩子们便宜！”这是因为“为什么呢？”和“孩子们便宜呀”有密切的呼应关系。孟小樵之所以问“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觉得孩子们便宜，应该买；但破风筝就是没买，所以他感到疑惑，所以要在“孩子们便宜”后使用“呀”，来凸显他的疑惑。如果把“啊”用在“兵荒马乱的时候”后面，就会导致孟小樵这两句话不连贯，不妨比较一下：

(1) A孟小樵：在昆明，重庆，你们没有买两个小孩儿呀？

方太太：（摇头）没有！

孟小樵：为什么呢？兵荒马乱的时候哇，孩子们便宜！

再如下例：

[进来三位茶客。]

王利发 哥儿们，对不起啊，茶钱先付！

明师傅 没错儿，老哥哥！

王利发 唉！茶钱先付，说着都烫嘴！

王利发对“茶钱先付”感到很难为情（说着都烫嘴），但为生计所迫，又不得不说，因此说这句话之前说了一句“对不起啊”，意在向茶客道歉；如果把“啊”换个位置，就变成向茶客强调这儿店里的规矩了，很不合适：

王利发 哥儿们，对不起，茶钱先付啊！

这样来看，带有“啊”字陈述句大多出现在应答话语中就不奇怪了。从言语交际的角度看，“啊”的作用就在于引导听话者准确而高效地把握、理解说话者所要传递的重要信息。

### 3. 帶“啊”疑問句的話語結構位置和語氣詞“啊”的話語功能

尽管从语感上说，“啊”可以附着在各种问句当中，但语料调查的结果表明，“啊”主要与特指问及不用语气词的是非问配合使用。

我们首先来考察带有“啊”的是非问在话语结构中的位置特点。“啊”字是非问一般出现在以下几种情形当中：第一，“啊”问句处在对话开始的位置上，问话内容直接指向关于听话人的当前的事实，这种“啊”问句一定是无疑而问，目的就是向听话者申明“我注意到了这个事实”。例如：

(1) 宪兵班长 白老板也在这儿哪？

(2) 白花蛇 刘班长，今天怎这么闲在？

这是宪兵班长进入客厅后看见白花蛇的第一句话，“白花蛇在这儿（客厅）”是一个事实，宪兵班长问这句话的目的就是告诉白花蛇“我注意到你也在这儿”。不用“啊”这种意义也是存在的，但用了“啊”以后，这种意义就更加豁达了。因此，我们可以说，“啊”的作用在于引导听话者注意某一事实。

(向三元上。)

(1) 向三元 姑娘在家哪？李将军派汽车来接！打扮打扮，快！

这个是向三元上场之后看见珍珠（姑娘）的第一句话，“珍珠在家”是一个当前的事实，向三元的问话只是告诉珍珠“我注意到你在家这个事实”。这种“啊”问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用的很普遍，例如两个熟人下班相遇：

甲：下班啦？

乙：下班啦！

甲提醒乙“我注意到你下班了”，乙也提醒甲“我注意到你注意到我下班了”，从而完成了一次相互的问候。

第二，“啊”问句仍然处在对话开始的位置上，但问话的内容不是当前的事实，而是说话者肯定的事实，但还有一点疑惑，“啊”的作用在于提醒听话者注意这一事实，并加以证实。例如：

(宪兵班长向破风筝勒索后离开)

(1) 白花蛇 走啦？(指宪兵班长)

(2) 破风筝 不走还死在这儿！

(丁副官同巡长上)

(1) 破风筝 丁副官，您赏光！票子都拿到啦？

白花蛇估计宪兵班长已经离开，所以提醒破风筝，希望证实一下。第二例中，破风筝看见丁副官，估计送给他的红票已经收到，特地提醒丁副官，希望证实一下。

特别要注意的是，要求证实的这种口气和“啊”并没有必然的关系，上面的用例即使不用“啊”，要求证实的口气仍然存在，再如下例：

(1) 白花蛇 我问你，二姑娘，你爸爸租到了天顺园，他一个人作前后台老板，是真的？

(2) 方珍珠 大概是。他这两天催我温词儿，也许快开张了。

白花蛇已经知道了“破风筝租到了天顺园，他一个人作前后台老板”这件事，但还想证实一下，因而问珍珠“是真的？”虽然没有用“啊”，要求证实的口气仍然存在。我们认为，要求证实是由这类问句的本身特点所决定的，但是用了“啊”之后，却增加了“提醒”的意味，使得问句的语气“更加精辟，更加敏锐”<sup>4)</sup>。

接下来来看特指问句中“啊”的情况。一般认为，“啊”在特指问句里的作用是使问句带有“缓和”、“随便”这样的色彩，但事实上似乎并非如此，例如：

(方太太惊惶的跑进来)

方太太 珍珠！珍珠！珍珠没在这儿？上哪去啦？

方太太在问“上哪儿去啦？”时心态是“惊惶的”，她的问话怎么会“缓和”“随便”呢？再如下例：

方太太 (看，扔出) 呸！真的藏在哪儿啦？(指戒指)

方太太对珍珠深恶痛绝，她在问“真的藏在哪儿啦？”时，首先使用了一个表示鄙弃的表情叹词“呸！”<sup>5)</sup>，在这种心态下，很难说“啊”的作用是“缓和”或“随

4)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商务印书馆，第267页。

便”。再看一例：

（箏与王跑进来，王跑得直喘。）

方珍珠 怎么啦，王先生？

王力 街上抓兵呢，差点把我抓了去。我快躲一躲！

王力跑的直喘，显然情况很紧急，珍珠在问“怎么啦？”的时候，与其说有缓和、随便的口气，不如说口气倒是很急迫。

从上面的用例可以看出，把“啊”的作用概括为“缓和”“随便”是不准确的。那么，“啊”在特指问中的作用是什么呢？“啊”字特指问一般在话语起始位置上，前文也没有照应，例如：

（1）孟小樵 我说，方老板这几年到底弄了多少钱哪？他可是欠着我十年的账呢！

（2）方太太 他呀！还不是进一个花一个，吃豆儿攒屁！

（1）方太太 你有什么主意呀？

（2）孟小樵 你等我慢慢地去想，别催我，有道是忙中有错！

“啊”在特指问句中指向疑问点，提醒听话者注意，因而有“快告诉我”“我很想知道”的意味在内。下面的用例很能说明问题：

（1）二春 人家要问您，您说什么呀？

（2）大妈 我一

（3）二春 说什么呀？

（4）大妈 沟修好了，我可以接姑奶奶啦！

二春（1）问大妈，如果记者来采访，“您说什么呀？”意味着“你想说什么，快告诉我”，大妈一时回答不上来，二春（3）又问“说什么呀？”这样的意味就更明显了。

5) 胡明扬《北京话初探》，商务印书馆，第104页。

#### 4. 帶“啊”祈使句话语结构位置及“啊”的话语功能

语气词“啊”和叹词“啊”在祈使句中有时会混淆。试看下列：

(1) 快去, 啊? (劝说)

(2) 快去啊! (敦促)

在例(1)中“啊”读平调, 是叹词, 表示劝说; (胡明扬1981) 在例(2)中, “啊”读轻声, 表示催促。再看下列：

(球场上球迷呐喊)

(1) 踢! 踢! 踢啊!

\* (2) 踢! 踢! 踢! 啊?

例(1)“啊”附在一个句子的后面, 是语气词, 轻读, 它的功能也是提醒注意, 与祈使语气结合在一起, 表示催促; 例(2)不能说。语气词“啊”是虚词, 有附着性, 总是出现在一个句子的末尾, 读轻音; 叹词“啊”重读, 叹词总是独立成句, 表示由于情景变化引起的惊疑。显然, 这是两个不同的“啊”。再看一例：

(前台人声渐重)

破风筝 (喊) 老赵, 准时候开场啊!

这句话可以说成：

破风筝 (喊) 老赵, 准时候开场, 啊?

在这两个句子中, “啊”的功能不一样的。前一句的“啊”是语气词, 表示提醒注意“准时候开场”, 后一句“啊”是叹词, 表示一种关切的感情。我们的研究对象不包括叹词“啊”, 而是句尾读轻声的语气词“啊”, 语气词“啊”可以出现在各种句类里, 例如：

破风筝 你多么够朋友啊! (感叹句)

戈玲 义演阵容强大不强大呀? (疑问句)

向三元 珍珠, 李将军马上下飞机, 教我来接你, 一同走! 东西都不用带, 到地

方一律作新的！走啊！（祈使句）

破风筝 可是，那并不是您一个人那样儿啊。（陈述句）

带“啊”字的祈使句，在话语结构中的位置大体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位于应答话语的位置上，是对上文所表示的言语行为的反应，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和否定性祈使句配合使用，例如：

- (1) 狗子 他妈的老娘儿们少管闲事！（向疯子）小子，你过来！
- (2) 二春 你别欺负人！
- (3) 大妈 （向屋内的二春）我的姑奶奶，别给我惹事啦！

在这个用例当中，（2）和（3）都是祈使句。狗子欺负疯子，二春（2）禁止狗子欺负人，语气直率；大妈（3）是对二春（2）的反应，大妈因为怕二春惹事，所以劝请二春别说话。

“啊”在否定性的祈使句中，起着提醒别人不要作某事的作用，因此就使整个祈使句有了劝止语气，可见，劝止语气是由禁止和提醒二者融合而成的，这也是人们认为“啊”表示缓和语气的原因。我们来看“啊”和肯定句祈使句配合使用的情况，试看下例：

- (1) 大妈 您不吃点什么呀？
- (2) 赵老 不想吃，就是渴！
- (3) 四嫂 发疴子伤气，得吃呀，赵大爷！

赵老（2）发疴子不想吃东西，四嫂（3）敦促赵老吃点东西。所谓敦促就是说话者提醒听话者作某事，所以敦促语气是由命令和提醒融合而成，“啊”的作用仍然不变，还是表示提醒。

带有“啊”的祈使句的另一个位置是处在引发话语的起始位置上，如果这个祈使句和上文没有什么语义关系，是对言语环境的反应，这时，这个祈使句往往标记着一个言语交际的开始，试看下例：

（娘子拖着被狗子踢坏了的烟摊子，气愤，忍泪，低着头回来，刚到门口，看见狗子正发威）

- (1) 娘子 冯狗子你可别赶尽杀绝呀！你硬抢硬夺，踢了我的摊子不算，还赶

上门来欺负人！

(2) 狗子 踢了你的摊子是好的，惹急了咱爷儿们，教你出不去大门！

娘子(1) 劝告狗子不要赶尽杀绝，狗子(2) 不接受劝告，是对娘子(1) 的应答，(1) 标志着这个交际的开始。

如果这个祈使句是和上文关系密切，那么，这个祈使句引导的话语和毗邻的前文共同完成一次交际过程，例如：

[一] (1) 王力 大哥知道不知道？

(2) 方太太 他还不知道！

[二] (3) 王力 赶紧告诉他呀！

(4) 方太太 不！不！不能告诉他！

王力(3) 是建立在 [一] 的对话基础上，[一] 和 [二] 语义关系很密切，共同组成了一次完整的交际。再看下列：

[一] (1) 二嘎 妞子，小妞，快来，看！

(2) 小妞 哟！两条小金鱼！给我，给我！

(3) 二嘎 是给你的！你不是从过年的时候就嚷嚷着要小金鱼吗？

(4) 小妞 ①真好！哥，你真好！[二] ②疯大爷，来看哪！两条！两条！

(5) 疯子 (象小孩似的，蹲下看鱼。学北京卖金鱼的吆喝) 卖大小小金鱼儿咧！

[一] 是小妞 [二] ②的言语环境，小妞②敦促疯子来看鱼，尽管 [二] ②在(4) 的内部，仍然是 [二] 开始的标记。

至此，我们说，在祈使句中，“啊”的作用是“提醒”，在否定性祈使句中引申出“劝请”的意义，在肯定性祈使句里，引申出敦促的意思。“啊”字祈使句如果处在应答位置上，那么，它往往是一次交际的结束标记；如果处在非应答位置上，往往标记着一次交际的开始。

## 5. 从感叹句再看“啊”的话语功能

吕叔湘先生从形式上把感叹句分为两类，一类感叹句的感叹语气由“好”“多”“多么”“这么”等限制词加在感叹中心的形容词之前来表达，语气词在这类中并不是必要的；另一类感叹句的感叹语气由语气词来表达，并指出大多数句末语气词往往可以带有感情色彩，尤其指出“啊”字“竟是以表示感情为主”<sup>6)</sup>。第一类感叹句很好辨认，因为形式特征很明显，例如：

这得往外流多少银子啊！

多体面哪！

好大一场雨！

这么多人！

太美啦！

但是，识别由语气词标识的感叹句就有些困难，因为“啊”字可以出现在所有的句类当中，尤其是陈述句和感叹句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例如：

A：珍珠去啦！

B：我错啦！

C：那是富国裕民的事业呀！

D：二德子，你威风啊！

“珍珠去啦！”包含着一些感情成分，但很弱，是个陈述句；“我错啦！”包含的感情成分多一些，但仍然不难判断它是个陈述句；“那是富国强民的事业呀！”感情就很强烈了，这时，判断它的句类归属就有些疑难。而“二德子，你威风啊！”就只能理解为感叹句了。就句子的功能而言，陈述句和感叹句并不是泾渭分明的，陈述句主要用来传达信息，但是纯客观的陈述句很少，说话多多少少总是带有一些感情色彩在里头；感叹句的作用主要是“表达情感，但也报道信息”<sup>7)</sup>，纯粹表达情感的感

6)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商务印书馆，第312—314页。

7) 朱德熙，《朱德熙文集（1）·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第21页。



功能后，这一属性仍然保存在“啊”的用法当中。在陈述句中，“啊”大多出现在应答话语中，因为“啊”所申明的对象是由始发话语引发的。在是非问句中，“啊”是由当前事实、说话者肯定的事实或由上文提供的事实所引发的；在特指问句中，似乎“啊”的使用没有引发因素，但实际上这个特指问的预设就是它的引发因素，只不过没有以话语的形式明确地表示出来，但一定存在于说话者的始发语境当中。在祈使句中，“啊”字祈使句往往是一段话语结束的标记，也说明了这一点。有时几个祈使句在一起说，这一点就更明显了，比如球场上球迷可能会这样喊：“踢！踢！踢踢！””，而不大会这样喊“踢呀！踢！踢！”，原因就在于“踢呀！”是由“踢！踢！”引发的。

第二，因为“啊”的“申明”功能来自“啊”的表情功能，所以带“啊”的句子多少都有些感叹的意味在里边。如果交谈的信息在交际双方是互知的，那么，感叹的意味就浓一些，申明的意味就弱一些；如果交谈的信息是听话者而言是新信息，那么，申明的意味就浓一些，感叹的意味就弱一些；如果交谈的信息应该是交际双方应该都是知道的，但说话者认为听话者忽略了，也就是说交谈的信息半新半旧，那么，感叹的意味和申明的意味就随之融合为一体了。例如：

A (1) 孟小樵：在昆明，重庆，你们没有买两个小孩儿呀？

(2) 方太太：（摇头）没有！

(3) 孟小樵：为什么呢？兵荒马乱的时候，孩子们便宜呀！

B (1) 破风筝 大姑娘，看开水去。

(2) 方大风 珍珠去啦。

C (1) 赵老 你就说，全城到处有自来水，就是咱们这儿没有！

(2) 大妈 就别抱怨啦！咱们有井水吃还不念佛？

(3) 四嫂 苦水呀，王大妈！

(4) 大妈 也不太苦，二性子！

以上三个用例是我们上文分析过的。用例A (3) “兵荒马乱的时候，孩子们便宜呀！”是孟小樵和方太太互知的信息，因此感叹的色彩较浓，提醒的意味较弱；用例B破风筝不知道珍珠已经“看开水去”了，所以B (2) 重在申明提醒，感叹的色彩较

弱；用例C谈论的是大家的吃水问题，大家吃的是井水，井水苦不苦，赵老、大妈、四嫂都应该知道，但大妈（2）显然忽略了这一点，所以C（3）既是感叹，也是提醒，既抱怨水质差，又提醒大妈这一事实，二者很难区分。

吕叔湘先生曾经精辟地指出，“啊”和其他语气词不在同一个平面上。<sup>8)</sup>其他语气词都表示某一种特定的语气，而“啊”字几乎无一种语气不可用，就可见它的作用不是表示某一种特殊语气。“啊”字的作用是表示说话人有相当的情绪激动，凡是用“啊”的句子都比不用的生动些，就是因为加入了感情成分。”<sup>9)</sup>这些论述指明了“啊”的核心意义，正是我们上文讨论“啊”的话语功能的出发点。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考察一下带有“啊”字的感叹句在话语结构中的位置特点。因为上文所述的原因，我们的考察对象限于可以明确判断的感叹句。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

第一，感叹句位于交际的起始位置，感叹句是对当前的某一事件的反应，又有两种情形，一种是说话人通过感叹，有意引发听话人的注意，例如：

（二德子寻衅要打常四爷）

（1）马五爷（并未立起）二德子，你威风啊！

（2）二德子（四下扫视，看到马五爷）喂，马五爷，您在这儿哪？我可眼拙，没看见您！

在这个用例中，马五爷（1）是对事件“二德子寻衅要打常四爷”的反应，这个感叹句的目的就是为了引起二德子的注意。二德子听到后，问“马五爷，您在这儿哪？”。另一种是说话人只是抒发自己的情感，并没有要故意引起别人的注意，但有人却对说话人的感叹作出了反应，例如：

（1）刘麻子 我的妈呀，吓死我啦！

（2）宋恩子 你活着，也不过多买卖几个大姑娘！

（3）刘麻子 有人卖，有人买，我不过在中间帮帮忙，能怪我吗？

由此可见，感叹句并不仅仅具有表情作用，它同时也有传递信息的作用。

8)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商务印书馆，第268页。

9) 同上，第314页。

第二，感叹句位于应答话语的起始位置，这个感叹句一定是由毗邻的前文引起的，例如：

(1) 孟小樵 你用他的文章，姓王的怎么跟你分账？

(2) 破风筝 白给我写，不取分文。

(3) 孟小樵 哎哟！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呀！方老板，你留神吧！他不要钱，就必另有所图，留神！你可有两位姑娘啊！

显然，“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呀！”是对破风筝（2）的反应。

第三，感叹句位于一段话语的内部，或者内包于所在话语，或者位于尾部，例如：

(1) 康顺子 小花，乘！婆婆再看你一眼！（抚弄王小花的头）多体面哪！吃的不足啊，要不然还得更好看呢！

(2) 老 陈 我们那点钱来的不容易！谁发饷，我们给谁打仗，我们打过多少次仗啊！

#### 《參考文獻》

- 呂叔湘 1956 助詞說略，《中國語文》第6期。
- 胡明揚 1981 北京話的語氣助詞和嘆詞，《中國語文》第5期，第6期。
- 1988 語氣助詞的語氣意義，《漢語學習》第6期。
- 廖秋忠 1984 《語氣與情態》評介，《國外語言學》第4期。
- 范開泰 1985 語用分析說略，《中國語文》第6期。
- 勁 松 1989 北京口語的語體，《中國語文》第5期。
- 儲誠志 1994 語氣詞語氣意義的分析問題——“啊”為例，《語言教學與研究》第4期。
- 方 梅 1994 北京話句中語氣詞的功能研究，《中國語文》第2期。
- 徐晶凝 1998 語氣助詞的語氣意義及其教學探討，《世界漢語教學》第2期。
- 何自然、冉永平 1999 話語聯系語的語用制約性，《外語教學與研究》，第3期。
- 戴耀晶 2001 漢語疑問句的預設及其語義分析，《廣播電視大學學報》，第2期。
- 呂叔湘 1982 《中國文法要略》，商務印書館，北京。
- 朱德熙 1982 《語法講義》，商務印書館，北京。

張伯江、方梅 1996 《漢語語法功能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南昌。

齊沪揚 2002 《語氣詞和語氣系統》，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

James Paul Gee 2000 <An Introduct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 : Theory and Method>,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 and Research Press & Routledge.

Gillian Brown George Yule 2000 <Discourse Analysis>,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 and Research Press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eoff Thompson 2000 <Introducing Functional Grammar>,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 and Research Press & Edward Arnold (Publishers) Limited.

#### 《中文摘要》

本文探討了語氣詞“啊”在不同句類中的交際功能。在陳述句中，“啊”的作用在於引導聽話者準確而高效地把握、理解說話者所要傳遞的重要信息。在問句中，“啊”的基本作用是“申明”，在語調是非問中提醒證實某一事實，在特指問中提醒注意疑問點，有“快告訴我”“我很想知道”的意味在里面。在肯定性祈使句中，“啊”的作用是提醒做某事，與祈使語氣相結合，就有了“敦促”的意味；在否定性祈使句里是提醒不要做某事，與祈使語氣相結合就有了“勸止”的意味。在感嘆句中，“啊”的作用就是表達情感。“表達情感”是語氣詞“啊”的核心意義，其他功能都是“表情”這一核心意義的引申。

關鍵詞：語氣詞“啊” 句類 交際功能